



• 台 湾 • 郭衣洞 •

柏杨小说选集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• 台 湾 • 郭衣洞 •

柏杨小说选集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柏杨小说选集

台湾 郭衣洞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6 $\frac{5}{8}$ ·137000

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57-0092-8/I·58 定价：1.80元

目 录

秘密.....	(1)
龙眼粥.....	(19)
沉船.....	(33)
拱桥.....	(46)
塑像.....	(77)
相思树.....	(90)
火车上.....	(103)
辞行.....	(113)
路碑.....	(126)
平衡.....	(138)
隆格.....	(151)
时代.....	(168)
屈膝.....	(180)
重逢.....	(195)

秘 密

计程车在栅栏门前停下来，徐辉扶着叶琴走下车子，两条细长的人影立刻穿过那稀疏的园门，躺到栅栏里洁白的石子甬道上。

“怎么回事？徐先生，”叶琴说，“我恐怕不能在这深更半夜陪你逛公园。我告诉过你，我今晚有约会，你以为我说谎吗？”

“这不是公园，小姐，这是花园。”

“反正都是一样，你说你送我回家，我在车上不便和你争吵，我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而又都是有教养的人。”

“无论如何，”徐辉吸一口气，“公园和花园不一样，公园是当局的财产，人人可以进去，花园便不行，我们现在来的是徐家花园，我父亲前天有电报来，指定由他的独生子全权接管。”

“谁是他的独生子？”

“我。”

徐辉从怀里拿出钥匙，把门打开，在开门的时候，叶琴几乎要大声喊叫出来。

“为什么不唤用人开门？”她说。

“为了我不愿作威作福，他们也是人，任何人的清梦都有不被打断的权利。不过因为你这一说，我不得不打断他们一次了。”

“不要……”

“没有关系，拿人家钱的人，自然要为人家做事。”

徐辉按了一下门柱上的电铃，他们在门口都可听见住在花园中央那栋三层红瓦别墅里的清脆铃声。一会工夫，一个人踉跄地走出来，一面走一面诅咒那使他吓了一跳的按铃家伙，但等到看到了徐辉，他立刻堆下笑容。

“先生，对不起，有行李吗？”

“我们只是来散散步。”

“我去通知张妈煮咖啡！”

“不，”徐辉向叶琴介绍说，“他是老李。”

“要打开园灯吗？”老李说。

徐辉望了望叶琴，她不知道园灯是什么，但她觉得她有义务也回答一个“不”字。

“不要跟着我们，”徐辉说，“需要你时，会叫你的。”

老李抢前一步，把栅栏门关好，然后恭敬地鞠了一躬，走了。叶琴不由自主地把她右手上五个纤细手指插到徐辉的左肘里，徐辉把它夹在手臂和腰肢之间，并肩地走着。

“我刚才回答得太快了，叶小姐，我们应该去别墅坐一下的。”

“不用，那未免辜负了月光。”

柏树墙的影子在甬道上划出黑白分明的一条线，沿着荷花池向远处一座假山那里延伸过去，大概是夜太深了的

缘故，花园寂寞得象一座废墟。

“多幽静啊。”叶琴说。

“我们至少该听见青蛙的声音，青蛙和有些政客一样，他们永远地呱呱呱呱叫个不停。”

“你对政治很有兴趣，是吗？”

“正因为没有兴趣，我才这样比喻。”

“但我相信你的才能是多方面的。”叶琴说。

他们走到荷花池边站住，地上斜伸着一条狭长的影子——那影子在两人膝盖那里合而为一，尖端正接触到八角石亭的红柱子上。

“父亲为了挖掘这个荷花池，”徐辉说，“共雇了两百个工人，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。等一会我们可划划小船，绕池一周要三十分钟，正对面便是假山，父亲在台湾时，这里还养着猴子，昨天老李告诉我，早都送给动物园了。啊，等一下，我看见那只小艇了，你要不要采点莲子。”

徐辉把小艇扶妥，他先跳上去，叶琴用她那瘦削的脚尖试了试，于是，不容她缩回去，徐辉已握住她的手，另一只手正揽住她的腰，凌空一样地被驾到小艇中央。

“小心，”徐辉说，“不要摇，我们会被扣到池底活活淹死呢。”

“你专门吓人。”

他们面对面坐着，徐辉熟练而优美地操着桨，桨梢在水面刻下轻盈的漩涡。叶琴端坐在舱板上，看见徐辉的眉毛似乎更显得粗壮了，大眼睛庄严地凝视着自己。她发现自己也同样庄严地凝视着他，就不由会心地笑了。而且她蓦的被一个念头惊呆，他竟然顶英俊的呀，有一种特别奇

怪的魅力，使她觉得一股热气在被他揽过的腰肢那里燃烧。

“建筑这假山也不容易，”徐辉一面摇桨一面说，“父亲天性喜欢讲究派场，假山一定要全部用大理石，阿琴，对了，叶小姐，我真昏了头。”

“我喜欢你叫我阿琴。”她摔一下头发。

“那太好了，自从上次叫你阿琴吃了排头，一直到今天心里都在害怕。我真不敢向你说我爱你，你会笑我不自量的，但你能允许我叫你阿琴，我就满足了。”

叶琴娇媚地笑了笑，颈子扭动了一下，那是一个不容徐辉有任何误解的表情，她没有说一个字，但已经够了，他已经知道她告诉了他什么。

“每块大理石都是精工细磨的，价钱贵得使人咋舌，可是为了不太招摇，在建筑完成之后，只好用泥土把它包围起来。父亲的魄力真可惊人，大理石假山不过是小小花园中的一部分而已。他在马来西亚开的橡胶工厂——那个工厂每小时为他赚进一千元美金，他在工厂院子里，用纯金为我母亲做了一个雕像，我母亲是十年前去世的，他最崇拜我母亲。”

叶琴努力压制着向双耳升上来的澎湃血液，但耳朵里仍不停有东西在吼，她猛烈地拍着耳根，因为她必须听清他说的每一个字。

二

他们下了小艇，爬上假山。

“终有一天，”徐辉说，“就是当我结婚的那一天，我要冲洗假山，使它恢复本来面目，我也要用纯金雕刻我妻子的塑像，竖立在荷花池中央——在荷花池中央似乎比较容易保护些，仅只为了保护我母亲的金像，父亲就雇了八个保镖。”

叶琴咽下一口唾沫。

“阿辉，”她说，再笑了笑，“真不知道谁是哪幸运的女孩子。”

“我恐怕要使父亲失望了，没有一个女孩子愿嫁给我这个穷光蛋，这是我和父亲不同之点，我不愿女孩子因我有钱才嫁给我，我愿女孩子因爱我而嫁给我，我将永远瞒着我的财富。”

“我相信你会碰到爱你的女孩子的。”

假山上的小径狭小而崎岖，叶琴那远近闻名、丰满适度、使全台北市男人都要发疯的窈窕身材，整个地贴住徐辉，两手合起来挂到他手臂上，他的肘部正触及到她高耸着的乳房，不知道是出于故意仰或不是出于故意，或许两者都不是，徐辉不断加重地在那海绵禁地按下去，叶琴没有躲避，她想他做的并不过分。

“你家一定很有钱，阿辉，是吗？”

“并不很有钱，父亲在纽约有一个写字间，不是租的，而是自己的房子，仅只二十八层小楼，和美国第三流大亨都比不上。说到这里，我真为我父亲悲哀，他到处建造花园，纽约长岛有一座，马来西亚怡保有一座，巴黎赛纳区又有一座，可是他却终日钻到写字间里，连看一眼的时间都没有。我要有他十分之一的钱，甚至只要有他百分之

一、千分之一的钱，好比说，我只要有五十万美金，我就快乐了。”

叶琴惊叹了一声。

“我不喜欢我父亲那种用钱法，”徐辉说，“我宁愿卖掉一座造船厂而去办一个大学，不收一分一文学费，而且供给学生们膳宿衣服及零用。”

“你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。”

他们走进位置在假山最高处的飞檐石亭上，石亭围着朱漆栏杆，里面摆着大理石长椅。徐辉停住脚，叶琴也柔顺地跟着停住脚。

“你不是吸烟吗？”她说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现在为什么不吸呢？”

“我怕你反对，你最讨厌男人吸烟的了。”

“我过去可能太自负了些，以后你尽管吸好了，只要不吸得太多，吸得太多对身体毫无益处。”

“那我明天开始恢复吧，阿琴，我是前天戒掉了的，你为了我当着你的面吸烟把我赶出来，我就发誓戒掉。”

“我并不那么当真，你懂吗？”

“当然懂，啊……”

徐辉把话咽下去，他觉得那只丰满的乳房正逐渐加强地向他压来，攀着他胳膊的那双雪白的小手，象合十的观音一样，紧紧地合在一起，他痛得要叫出声音了。

“阿琴！”

叶琴仰脸望了他一眼，这一眼已经很充分了，再迟钝的人都会从那大而亮的流着波动闪光的眼睛中读出它的内

容，徐辉把胳膊从她手里抽出来，绕过她的背后，抱着她的细腰。

“有点凉吗？”他搭讪说，为了冲淡她的抗拒。

“我还要出汗呢。”她说，她没有抗拒。

没有抗拒就是应允，徐辉随着转过脸，把她拥到怀里。

“我爱你！”他噤喃说。

“不！”

但他们已吻在一起了，叶琴那个“不”字，只不过是她觉得在礼貌上必须喊一下，所以当徐辉的嘴唇压到她的嘴唇上时，她不再挣扎了，她闭上眼睛，任他吻着，然后由被动变成主动，双手攀着他的脖子。

“我也爱你。”她温柔地说。

“我以后叫你小乖乖好吗？”

“我永远是你的小乖乖。”

徐辉跳起来，把她从怀里推开，跑出几步，借着月光，上下向她打量，她的美使他心跳——瘦削的面庞，瘦削的腰肢，瘦小的腿和瘦小的脚。无一不使他巴不得能一一吻到，于是他再奔上去抱住她。

“你怎么了，阿辉。”

“我要疯狂，小乖乖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转变。我明天就打电报给我父亲，我要他来主持我们的婚礼，结婚后我们就去欧洲作蜜月旅行。那将不是蜜月，而是蜜年，我们每一个国家都住上一个月。然后，天啊，我还没有向你求婚呢，你不会不答应我的求婚吧。”

“我会答应的，阿辉。”

“老天，你是……我的妻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多么奇妙的称呼啊。”

“你也是我的丈夫，也同样的多么奇妙的称呼啊。”

“明天我们宣布婚约时，那些家伙会一个个气死，不过我想当他们知道我并不是没有来历，并不是穷光蛋，他们会刮目相待了，我们不妨保密三、四天，以使他们大大地吃惊，我提议下星期就在我们花园举行一个舞会，你我分别充当男女主人。

“那太好了。”

“乖，你不气我一直瞒着我的真象吧。”

“我怎么会怪你呢？”叶琴用自己面颊磨擦着她未婚夫的粗糙胡子，“假使你早告诉我你很有钱，我或许早就不爱你了。金钱固然重要，但我更重视爱情。”

“我知道，现在有许多看起来高贵得不得了的女孩子，却只知道要钱，或者只要能送她到外国，她便连猪都肯嫁；只有你不是那种人，我为此骄傲。”

“是的，我的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”

“再叫一遍，小乖乖，再叫一遍‘我的哥’，你多么甜啊，我保证我们的婚姻是幸福的。我们将一直住在美国，取得美国国籍，高兴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已成了华裔美国人，地位自有不同，那一批追求你的人到时候会自顾形惭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我的哥。”

“小乖乖……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要……”徐辉说。

“不。”叶琴推他的手。

然而现在这礼貌已是多余的了，雪白的大理石上两个影子倒下来，一只也是雪白颜色的高跟鞋，很可笑地落到朱红栏杆外的石堆上，这世界除了咿唔和喘息，其他一切也都跟着显得十分异样。

三

徐辉怜惜地把叶琴扶起来，然后为她找高跟鞋，终于在石子堆上找到了，替她慢慢地穿上，她把头放到他肩膀上，蓬乱了的头发垂下来拂着他的鼻孔，他几次都要打出喷嚏。

“你要发誓永远爱我。”叶琴说。

“我发誓，但我担心的不是我，而是你。”

“你把我看成什么人？我的哥，我是妓女吗？我是水性杨花吗？我对每一个男人都如此吗？”

徐辉再把她抱到怀里，一个年轻富翁的呼吸都有一种特殊的力量，她在他双臂中变轻了，当然也可能是他们合作的好，于是她立刻就坐到他那发着火焰的腿上，象落在巨掌上的小岛一样，她蜷卧在她未婚夫的腹前，舌尖堵住他再说下去的话头。月光直泻下来，这一次照出来的不是长长的影子，而是团团的影子了。

好久之后，他们才分开，徐辉低声说：

“小乖乖，我领你看一件东西。”

叶琴从他怀里依依地站起来，她想那东西一定是一粒五克拉以上的钻戒，那将使她所有的女朋友都为之失色。

两个人手拉着手，走到假山脚下。

“看见那隧道洞口了吗？”

“看见了。”

“还有洞口的那块石头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它就是我要你看的东西，我几乎天天都坐在这里，心神不宁。”

“啊！”

他们并肩坐下，徐辉脸上象铺了一层冷霜，叶琴迅速地掩盖住自己的失望，她那被握着的尖尖手指被反复捏着，她心里喊：“他真庄严，我过去小看了他，他原来在尽量隐藏他的高贵，但他的高贵仍在无形中透露出来。”她过去一向为自己的美丽骄傲，现在她更为他的高贵骄傲。

“乖，”他迟疑地说，“我们既然成为夫妇，我就不能隐瞒你，假设说，或者说就是现在，有人指着我的鼻子辱骂：‘你是凶手！’而我也竟真的是凶手，你还爱我吗？”

“你为什么问这种话？我说过的，海枯石烂。”

“假使我杀的不是外人，而竟是我的嫡亲哥哥，你还爱我吗？”

“你胡来了，你说过你是独生子。”

“回答我！”

“即令你杀了你嫡亲的哥哥，甚至比这还严重的行为，我都爱你，生死不渝。”

徐辉再吻她一下，这一吻深而且长，等他抬起头来的时候，眼睛充满着泪水，叶琴从手提包掏出洒着香水的小纱手帕，抿着嘴唇，轻轻地为他拭去。

“你一定有伤心的往事。不要难过，只要告诉我。”

“啊，小乖。”

“告诉我吧，我不但要分担你的快乐，也要分担你的忧愁。”

徐辉再握住她的手，她把手象女儿交给父亲一样交到他手里，两条美丽小腿并在他笔挺的西装裤旁边。

“小乖，不要害怕，听我大略地告诉你。”

“讲吧，我的哥，我不害怕。”

“我不是对你说过我是独生子吗？是的，我现在是独生子，但从前不是。五年之前，我还有一个哥哥，他比我大四岁，没有一个男人比他更漂亮的了，也没有一个男人比他更能干和更正派，我不知道上帝造人时当初为什么使他们之间有差别，我和我哥哥就是两个相反的典型，他在美国一直读到博士，可是我在台湾连大学都毕不了业，你从前曾嫌过我这一点的，是吗？”

“我已说过，我并不当真，我虽然是大学毕业，但我轻视学历。”

“我不预备作丝毫的隐瞒，小乖，你可以从我把什么话都告诉你来判断我对你的感情。我哥哥很好，使我相反的显得很坏，父亲就决心把全部家产移交给他，而只给我一点点钱，不过二十万美金。不要那样，阿琴，我不在乎那二十万美金，我要的是家产的一半，那至少有一千万美金以上，我便是用钞票当柴烧，这一辈子都烧不完。”

“你当然有一半的权利。”叶琴张大眼睛。

“当我知道父亲这个决定的时候，我恨不得立刻前去理论，可是我身患重病，躺在医院里，寸步都不能移动。我不能告诉你我是什么病？不过，好吧，我已发誓不对你

有一针尖的隐瞒。不要笑我，小乖，原谅我这样讲，我害的是梅毒，整个下部溃烂，我在医院整整躺了……”

“天！”

“打我吧，唾我吧。你不再爱我了，是吗？”

“现在好了没有？”

“三个月后就好了，小乖，快责备我。”

“不，我不管你的过去，我只爱你现在这个人，但你以后要保重身体。”

“医生说我恐怕不会生孩子。”

“那没有关系，孩子徒增加麻烦。”

“你的伟大度量使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我也不知道我将来用什么方法才能报答你。”

“我不要你报答，我只要你爱我。”

徐辉把握着的手向背后牵去，两人又吻在一起。

“然而，”他继续说，“等我稍微能走动的时候，就赶到马来西亚，向父亲提出交涉，父亲的态度却很轻松。

“‘阿辉，’他说，‘你想要遗产是可以的，不要说一半，便是全部都可以，但你必须大学毕业。’

“小乖，你知道我不可能，我的程度跟不上。”

“可怜的哥。”叶琴说，抚摸着她那受了委屈的未婚夫的面颊。

“我接着找我的哥哥，质问他为什么阴谋夺我的产业，我想他会向我道歉的，或许有别的什么说词，可是，一切都没有，等我向他大喊大叫了一通之后，他冷冷地说：‘兄弟，我不要什么，这里是我呈给苏丹的一封信，说明我将捐出全部遗产，以加强马华的教育工作。’

“啊，小乖，这不是置我于死地是什么？于是，你猜我采取了什么步骤？”

四

叶琴睁着孩子们在啼哭中望见了糖果时那种惊恐期待的大眼睛，她受过的高等教育都不能使她了解财势双全的男人的心意和动向。徐辉看她没有答复，舐舐自己的嘴唇，嘴唇在月光下呈着苍白。

“我下一步是和我哥哥和好如初，”徐辉说，“我把父亲的话告诉他，我说我一定要大学毕业，我哥哥似乎看穿了我的肺腑，他说，如果我真有决心读大学，他便可以暂时不发那封信，如果我真的取得学士学位，他就连他的一半也送给我。”

“你哥哥是爱你的，他在刺激你上进。”叶琴脱口喊。

“胡说。”徐辉吼。

叶琴吃了一惊，那被徐辉抛出去的手迅速地返回来再抓住他，徐辉显然在努力克制自己。

“他明知道我读不下去的，”他愤怒地说，“只不过拿我开心，象一个狱吏拿囚犯开心。”

“不要生气，我想不到你哥哥竟那么恶毒。”

“小乖，我不得不为维护我应得的利益去和命运之神搏斗了，而那机会似乎是来得太快，我知道只要我有谋杀的决心，他就逃不出我的掌握，因为我们是亲兄弟，他对我根本无法可防。出事的那一天，正是月中，可是没有月亮，天下着大雨，马来西亚的雨下起来十分可怕，象半个